肖邦钢琴作品全集

玛祖卡舞曲 A

波兰国家版 URTEXT

SIMPH JULE SOUTON ON ONCOME TO THE PROPERTY OF THE PROPERTY OF

作品6-41、"盖拉"、 "法国音乐"、作品50-63

MAZURKAS
Opp.6-41, Gaillard

France Musicale, Opp. 50-63

CHOPIN

扬·艾凯尔 编订

≥ 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提供版权 ②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图字 09-2006-1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钢琴作品全集4.玛祖卡舞曲: A 波兰国家版 / (波) 扬·艾凯尔(Ekier,J.)编订;朱建中、王嘉、邹彦、刘莉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7重印

ISBN 978-7-80667-831-2

Ⅰ. 肖… Ⅱ.①扬…②朱…③王…④邹…⑤刘… Ⅲ.钢琴—玛祖卡舞曲—波兰—选集 Ⅳ.J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538 号

书名: 肖邦钢琴作品全集 4 玛祖卡舞曲 A

编订: 〔波〕扬·艾凯尔

译者; 朱建中 王 嘉 邹 彦 刘 莉

出品人:费维耀

项目负责: 朱凌云

责任编辑:王亚平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印务总监:李霄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营销部电子信箱:market@smph.sh.cn

编辑部电子信箱: editor@smph.sh.cn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78 1/8 印张: 27.5 谱、文 217 面

2006年4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2版 2009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 8,001-9,000 册

ISBN 978-7-80667-831-2/J · 797

定价:5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64511411

URTEXT

肖邦钢琴作品全集 CHIOPIN

玛祖卡舞曲

A 小调玛祖卡舞曲 盖拉 A 小调玛祖卡舞曲 法国音乐

MAZURKAS

Opp. 6, 7, 17, 24, 30, 33, 41 MAZURKA in A minor Gaillard MAZURKA in A minor France Musicale Opp. 50, 56, 59, 63





波兰国家版

NATIONAL EDITION 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集

WORKS OF FRYDERYK CHOPIN

扬·艾凯尔编订

Edited by JAN EKIER

本集编者:扬・艾凯尔、巴维尔・卡明斯基

《演奏注释》和《版本注释》(精简本)附在本书最后。 完整的《版本注释》将独立成册出版。

国家版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集"引言"介绍:

- 1. 编辑事宜:所有涉及出版的问题都包括在引言中。
- 2. 演奏事宜: 所有涉及音乐诠释的问题也被包括在引言中。

肖邦身后出版的玛祖卡舞曲单独成册(第25册B系列之一)。

Editors of this Volume: Jan Ekier, Paweł Kamiński

A Performance Commentary and a Source Commentary (abridged) are included in each volume in the form of a loose insert.

Full Source Commentaries on each volume are published separately.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Nation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Fryderyk Cho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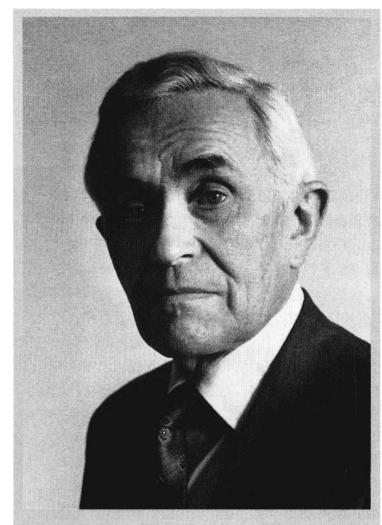
1. Editorial Problems, published as a separate volume, covers general matters concerning the publication.

The Introduction... 2. Problems of Performance covers all general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Mazurk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are contained in a separate volume (25 B I).

A 系列是肖邦生前出版的作品。本书为 A 系列之四。

SERIES A. WORKS PUBLISHED DURING CHOPIN'S LIFETIME. VOLUME IV



中文版序 Slowo do wydania chińskiego Wydania narodowego Ɗzieł F.Chopina

Ogromną radość sprawia mi fakt, że redagowane przeze mnie wydanie źródłowe Dzieł Chopina będzie dostępne na rynku księgarskimw Waszym kraju. Kiedy przed ćwierć wiekiem miałem okazję go odwiedzić, zauważyłem u pianistycznej młodzieży chińskiej znakomite dyspozycje do wykonywania muzyki Chopina. Nastąpne lata potwierdziły tę moją opinię sukcesami chińskich pianistów na estradach świata i Polski, też na Konkursach Chopinowskich. Życzę chińskiej młodzieży pianistycznej, jak również pedagogom, muzykologom i melomanom jak najlepszego poznania muzyki największego polskiego twórcy muzycznego, którego pełnemu zrozumieniu ma służyć nasze wydanie.

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

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将出现由我本人编订的原始版肖邦作品集,我十分欣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有机会访问中国。当时我就在中国钢琴学子身上发现,他们具有演奏肖邦音乐的良好素质。在之后的年代里,中国的钢琴家在波兰和世界的舞台上,以及在肖邦钢琴比赛上所取得的成就,都证实了我的看法。我要对中国钢琴青年以及教师、音乐学家和音乐爱好者致以真诚的祝愿,祝愿他们对波兰最伟大的作曲家的音乐能有更深透的认识,我们的这个版本正是为了充分理解肖邦而推出的。

扬・艾凯尔 2005 年 11 月 23 日 于华沙

翻译:梁全炳(原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

a Mid www.ertongbook

博 聪

闻悉上海音乐出版社将出版由肖邦研究权威艾凯尔编订的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甚感欣慰!从此,中国读者终于有幸拨开重重迷雾,正本清源,领略肖邦作品的真实面貌,并切实体会肖邦音乐的风格特色。

长期以来,对肖邦作品版本的考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是肖邦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拥有多个版本,即便是最值得信赖的手稿版,也同时拥有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版本,而各个版本又不尽相同,要确定哪个版本最为"准确"并非易事;二是肖邦本人经常对手稿进行修改,甚至上课时亦在其学生用谱上作大量改动。虽然这种带有"即兴"性质的创作符合他作为"钢琴诗人"的美誉,但却为后人试图接近肖邦的原来意图造成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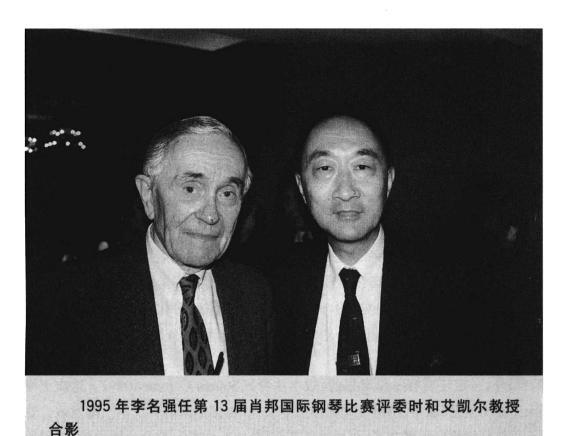
肖邦作为一名近乎"家喻户晓"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其作品被成千上万的演奏者广泛演奏和研究。这些演奏者和研究者对音乐的诠释亦千差万别,其中也不乏成功的诠释者,如科尔托,而更多的却是肆意的歪曲。19世纪后期曾有一种风潮;演奏者假借"二度创作"之名,随意改动原作者的作品,甚至走向以演释者为中心的、更为"自我"的极端。肖邦的作品便是这种风潮的头号牺牲品。他的作品经常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演奏家演释得虚弱哀婉、无病呻吟,甚至过于阴柔,阳刚不足。事实上,肖邦并非一般意义上肤浅的"沙龙明星",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其内在张力和逻辑性非泛泛之辈可比。二次大战之后兴起的另一种学院派风格,用过度理性的学术思维判断其作品,并任意对和声、分句、踏板进行修改。例如在著名的前奏曲(Op. 28)第4首中,有的"学院派"编订者把第2一3小节左手的降E改为升D,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调性理论,即E和声小调的第七级音是升D,但事实上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肖邦是把左手大拇指弹奏的这一连串音当作一个级进下行的声部,即E一降E一D。虽然降E与升D在钢琴上弹奏的是相同的音,但对于一个敏感的演奏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音响效果和情感表达。肖邦对踏板的处理也相当细腻,他并非只把踏板当作扩大音量的工具,而是能在画布上渲染出各种渐变色的奇妙画笔,因此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揣摩。例如在前奏曲(Op. 28)第16首中,一开始肖邦把这首作品的踏板处理成半小节一个踏板,后来可能认为不能完全表达本曲急风骤雨般的情绪,因此改为长踏板(在手稿影印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删改过程),虽然不及原来的踏板用法那样清晰,但这种稍嫌浑浊的音响更具有"风雨欲来"的震撼力。可惜直至如今,多数演奏家仍然使用着已被肖邦本人废弃的踏板用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若放任这种风潮肆意发展,我们最终将失去肖邦和他伟大的音乐!因此,去伪存真,还肖邦作品以原貌,已成为越来越多演奏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和追求。

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的编订者艾凯尔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肖邦研究权威,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当年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时,他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学者了。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友情长达半世纪。我认为,艾凯尔是一位学识渊博、作风严谨、趣味独到的学者。他在肖邦研究领域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他所拥有的一手资料。他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版本,包括公开出版的作品集、手稿、学生用谱及一切有关于肖邦的文献。他用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对各种线索进行推导和比较,加之他极富修养的个人趣味,才从中甄选出最符合肖邦原意的一种可能,并把其他的可能用文字和谱例加以注释,提供详尽的线索,使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从不自作主张、强加于人。例如在前奏曲(Op. 28)第 16 首中,第 20—21 小节的踏板记号为艾凯尔所加,并不代表肖邦的原意,因此艾凯尔用括号加以区别,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所以,我认为艾凯尔编订的版本是最接近于肖邦原作风貌的。

版本学的研究在世界艺术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富有修养的演奏者更应区分版本的好坏,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到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二度创作"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正确的基础上赋予"纸面上的"音乐以生命,使其更趋完美。这一点希望能与广大读者共勉。目前,多数世界性的国际钢琴比赛,包括声名远扬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均推荐采用艾凯尔编订的版本,而新近成立的"波兰肖邦学会"也旨在大力推广它。此时,上海音乐出版社与波兰近乎同步出版这套新版本,无疑为中国读者做了件好事、大事。我热切盼望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这必将是肖邦作品爱好者的饕餮盛宴!



******** 李名强



艾凯尔教授曾在 1983 年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作有关肖邦的专题讲座。现在由他编订的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在中国出版,使他对肖邦的研究成果受到更广泛和全面的传播,相信必将又一次引起音乐界的重视,我谨在此向你们郑重推荐!

上海音乐出版社和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Polskie Wydawnictwo Muzyczne - PWM)协议特许在中国出版由扬•艾凯尔教授(Jan Ekier 1913 -)编订的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艾凯尔教授还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这是中国出版界和音乐界的一件大事。

一、肖邦作品研究的最新成果

肖邦的作品是所有钢琴文献中被演奏得最多,但也是被篡改得最严重的。六十年前,我们不懂什么是"原始版"(Urtext),那时也没有"原始版",以为只要是肖邦,什么版本都是一样的。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各种版本之间差异很大,有的是编订者有意修改,以为可以"改进"肖邦的原作(如 Karl Klindworth 版[1830 - 1916]),大多数是以讹传讹,以为本应如此。上世纪中,波兰出版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 1860 - 1941)版,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以前的谬误,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肖邦演奏风格。这个版本在国际上流行了整整半个世纪以上,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原始版",它用所谓"标准化"的办法,把肖邦手稿中许多细微的变化"标准化"(简单化)了。

艾凯尔教授是当今最权威的肖邦专家,他本人是钢琴家、教授,有几十年的演奏和教学经验,又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由他主持编订一部新的肖邦"原始版"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这部新的"原始版"被波兰政府定为"国家版",以示其重要性和权威性。艾凯尔教授不但根据肖邦的手稿、各种初版,而且掌握了肖邦教学时在学生用谱上作的许多修改和更正,因此他这个版本中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我们习惯听到的大异其趣。相信这将成为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历史

艾凯尔教授的版本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编订,由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PWM)和维也纳原始版公司(Wiener Urtext) 联合出版,PWM 出版波兰文版,在波兰国内发行,维也纳原始版公司出版外文版,在全球发行。到上世纪 80 年代,维也纳已出版叙事曲、即兴曲、夜曲和谐谑曲共四种。后来波兰决定把艾凯尔版定为国家版(Wydanie Narodowe • National Edition)并由

PWM 独家出版,不再和维也纳原始版合作。已出的四种维也纳版是艾凯尔版的初稿,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旧版",而现在 PWM 的是"新版"。旧版和新版的差别主要有:

- 1. 旧版按作品标题分类,如"夜曲"包括肖邦以夜曲命名的 21 首作品;"即兴曲"包括肖邦以即兴曲命名的所有 4 首作品。新版分成 A 和 B 两个系列。A 系列为由肖邦生前自己编订作品号(到作品 65 为止)的作品。B 系列为肖邦身后由他的学生编订出版的作品。因此 A 系列的"夜曲"只包括肖邦生前出版的由作品 9 之 1 到作品 62 之 2 的 18 首。"即兴曲"也只包括作品 29、36 和 51 三首,而其他身后出版的(夜曲三首和幻想即兴曲作品 66)都放在 B 系列里面。
- 2. 新版是在旧版的基础上加上新发现的材料经过修订的最新成果。如最引起争议的第四首叙事曲第 124 小节右手第 9 和第 11 个十六分音符的高音由传统的 cb 和 fb 改成 CG 和 FG,旧版的《版本注释》只是指出音符的不同,没有说明理由,而新版有更详细具体的解说,由此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和抉择艾凯尔版的理由是否有道理。
- 3. 新版除了《版本注释》(Source Commentary),又增加了《演奏注释》(Performance Commentary),这是旧版所没有而对演奏非常有实用价值的。

PWM 的"新版"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 17 本,其余的据说将在两年内出齐。我们在此谨祝艾凯尔教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其余的"新版"可以如期和读者见面。

三、善用"原始版"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原始版"会束缚我们的手脚,使演奏千人一面缺乏个性。这是出于对"原始版"的误解和误用。事实正好相反:"原始版"为扩大我们的想象空间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基础和出发点,让我们从一家之言走向百花齐放。当然,"原始版"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而是进化的。把它绝对化,就是把它推上了死路。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原始版"也会不断改进。不过这种改进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事实和科学根据的进步。

一个好的"原始版"除了可靠的乐谱文本(Text)外,一定还要有一份详尽的《版本注释》(Source Commentary)。这次上海音乐出版社决定除了组织一支以教授为首的强大专业力量把《版本注释》全文翻译成中文外,也把原来的英文本一起发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我希望老师和同学们不仅要仔细研究乐谱文本,而且要认真阅读《版本注释》,学会全面地使用"原始版"。我也希望今后如果别的出版社申请用特许的办法在中国出版原始版,一定不要把《版本注释》删去。一个没有《版本注释》的所谓"原始版"只是一个不完整、"残障"的"原始版"。

四、一个榜样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这次上海音乐出版社和 PWM 协议,用特许(License)的办法引进波兰国家版《肖邦钢琴作品全集》是一个十分有远见、大胆而英明的决策,这个办法对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得到了最新、最好的版本,加快了我国钢琴演奏和教学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也为对方进入中国这个潜在的庞大市场铺了路,为在中国市场推广这个品牌创造了条件。我希望欧洲其他各大音乐出版社都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训,用这种合作的办法来推动一个持续双赢的局面。

2006年3月 于香港知不足







引言・玛祖卡舞曲

op.6,7[?]

"我没把《玛祖卡舞曲》寄出,因为我还没把它们誊写出来。这曲子不是给跳舞用的。" 肖邦寄给华沙家人的信,1830年12月22日,维也纳。

op. 6,7

"你的《夜曲》和《玛祖卡舞曲》在莱比锡再版了,几天内就在这里销完了。"

米科莱奇・肖邦给肖邦的信,1833年4月13日,华沙。

op. 7 nr 1

"您的《玛祖卡舞曲》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整晚扎莫伊斯基大厅内一直在演奏《玛祖卡舞曲》,他们高兴得跟着舞曲跳起了舞。您怎么看待这种亵渎行为?毕竟《玛祖卡舞曲》的写法更多是给耳朵听的。亲爱的,告诉我这曲子你是否写给跳舞用的……。"路德维卡·耶德泽耶维克佐瓦给巴黎的肖邦的信,1835年2月9日,华沙。

"1848年9月27日肖邦在格拉斯哥的音乐会上加演了他那首众所皆知的《降B大调玛祖卡舞曲》。肖邦把细微处弹得与第一遍的处理很不相同。"

尤利乌斯·塞利格曼回忆肖邦音乐会,摘自 J. C. 哈登著《肖邦》,1903 年,伦敦出版。

op. 7 nr 2

"和李斯特一起练习肖邦的《降 B 大调玛祖卡》及《A 小调玛祖卡》之后,我学到了许多有关钢琴演奏的大概念。他以非常庄严的气氛来处理它们,尤其是《A 小调玛祖卡》中那个初看之下很容易的大调中的低音。他为了教我明白费了不少功夫。'只有蠢驴才会认为这里很容易。你可以这样跟那些演奏大师们说。在肖邦面前要这样弹给他听,他肯定会注意到并且非常高兴。那些愚蠢的法国版本把一切都搞糟了。连线必须这么放。如果你按这个样式弹给肖邦听,他会乐意给你上一节音乐课的。'"

威廉・冯・伦茨《当代伟大的钢琴艺术家》,1872年,柏林。

op. 17 nr 4

"我们给这首《玛祖卡舞曲》起名叫'哭丧脸'。肖邦对这一描述感到满意。"

威廉・冯・伦茨《肖邦钢琴曲简评》,"柏林新音乐报",1872年9月11日。

op.33

"请你现在把你抄好的最后一首《玛祖卡舞曲》的曲谱寄给我(如果你这儿的确有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礼貌是否已经完美到不该忘掉这件事的境界)。"

肖邦给巴黎的朱利安·丰塔纳的信,1839年8月8日,诺昂。

op. 33 nr 2

"我正在跟着肖邦上课时,梅耶贝尔进来了。我正在弹《C 大调玛祖卡》。梅耶贝尔坐了下来,肖邦让我继续弹奏。

'这是24拍。'梅耶贝尔说。

肖邦不同意,让我再开始弹,并用一枝铅笔敲着钢琴顶盖打拍子,发出很大的声音。

'是24拍。'梅耶贝尔平静地再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肖邦发火了。'这是34拍。'他抬高了嗓门说道。他从来都是轻声细语说话的。

'把这个主题借给我,用在我的歌剧《非洲女郎》的那段芭蕾舞中。'梅耶贝尔继续说道。'我会证明给你看。'

'它是3/4拍子。'肖邦几乎喊叫地重申道,并自己弹了一遍。他把这首《玛祖卡》连弹了几遍,大声数着节拍并用脚打拍子。他完全失去了控制!

了。他允至人公了经验: 但是没有用。梅耶贝尔坚持是24拍。他们怒气冲冲地分了手。肖邦没跟我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整个事情前后才几分钟。不过肖邦是对的:尽管第三拍的时值被上面的主题'吃'掉了,但它仍然是存在的。"

威廉・冯・伦茨《当代伟大的钢琴艺术家》,1872年,柏林。

试壶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op. 33 nr 3

"马塞利娜·恰尔托雷斯卡公主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弹奏了几首《玛祖卡》,其中有《D大调玛祖卡》。我对这个上了年纪的钢琴家对主题的演绎印象很深。开始时她弹得庸俗粗鄙,没有一丝的含蓄。只是到了结尾处该主题再出现时,她才以柔曼轻缓的触键弹出。我问她为什么以如此反差的方式来处理这首曲子的主题。她说是肖邦教她这么弹的。肖邦希望表现出小酒馆与沙龙的对比,所以他让她以这么大的反差来奏出同一条旋律。开始要假设为是低级小酒馆的气氛,到结尾处则是高雅的沙龙。"

亚历山大・米哈沃夫斯基《玛祖卡舞曲》,选自他的《肖邦论文集》,1932年。

op. 33 nr 4

"虽然这首作品没有标题,但这首《玛祖卡舞曲》应该是一首《叙事曲》,肖邦本人就把它当作《叙事曲》来教,并强调这首长篇作品的叙事性音色,它在B大调上有一段迷人的三声中部。到最后钟声敲响,幽灵突然间在最后的和弦中逃逸。这些都是肖邦的原话。"

威廉·冯·伦茨《肖邦钢琴曲简评》,"柏林新音乐报",1872年9月11日。

op. 41

"你知道吗,我新写了四首《玛祖卡舞曲》:一首是E小调,在帕尔马写的。另三首是在这里写的,分别是B大调、A,大调和C#小调。对我而言,它们就像幼小的孩子对年事已高的父母那般珍贵。"

肖邦给巴黎的朱利安•丰塔纳的信,1839年8月8日。

op. 41 nr 2

"曲作者说《B大调玛祖卡舞曲》开始时是吉他合奏的效果,演奏难度很大,因为各舞蹈群朝各个方向转动并互相交织。《玛祖卡舞曲》从第五小节正式开始。这是肖邦教给我们的。"

威廉・冯・伦茨《肖邦钢琴曲简评》,"柏林新音乐报",1872年9月11日。

Dbop. 42B

"我极为震惊地获悉,《法兰西音乐》期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玛祖卡舞曲》出售给了肖特先生。如果埃斯屈迪耶先生 (《法兰西音乐》期刊社的出版商)这么无理,连打个招呼都不肯,那么很显然你也不必蒙受任何损失,我理应兑现我的承诺,把 另一首未出版的《玛祖卡舞曲》寄给你。无论如何不要为那件事烦恼。八天之后我再给你消息。

你忠实的肖邦"

肖邦给维也纳的彼得罗·梅切蒂的信,1841年10月28日,诺昂。

op. 59

"你提到斯特恩先生。我很快就可以寄给他三首《玛祖卡舞曲》,不过我得通知一下哈特尔先生。600 法郎的开价对斯特恩 先生不会高得离谱吧?"

肖邦给巴黎的奥古斯特・莱奥的信,1845年7月8日,诺昂。

"我已新写了三首《玛祖卡舞曲》,可能在柏林发行。斯特恩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好人,一位知识渊博的音乐家,他父亲正打算开一家音乐商店。是斯特恩向我要这些曲子的。"

肖邦给华沙家人的信,1845年7月18-20日。

"亲爱的朋友,承蒙您的允许,我经由法朗肖姆把手稿寄给斯特恩先生,顺便把一封附有乐谱的给门德尔松的短信也寄上。 有关题献的事我已改变了主意。"

肖邦给巴黎的奥古斯特•莱奥的信,1845年10月9日,诺昂。

"我新写的几首《玛祖卡舞曲》由斯特恩在柏林出版了。这些曲子未题献给任何人。" 肖邦给华沙家人的信,1845年12月12日,巴黎。 op. 59 nr 2

"我亲爱的肖邦!

我想向你提个请求。作为老朋友,你愿意写几小节音乐,在底下加上个注解,说明这是特意为我妻子而作,把它寄给我行吗?我相信你会好心满足我这个请求的。请你原谅我提出的这个请求给你又多添了一个麻烦,打搅了你的宁静。

你永远诚挚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门德尔松给巴黎的肖邦的信,1844年11月3日,柏林。

"你如果往好处想,那就把我的回信当成是立即写的回信吧。我十分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天性是不愿意拖延的。如果附上的曲谱没被弄皱,时机又凑巧方便,请你把它献给门德尔松夫人。请允许我提一下:即使你有更高贵更亲密的朋友,也不会有一个能比得上我对你那样更为真诚的了。

永远全身心忠诚干你的肖邦"

肖邦给柏林的门德尔松的信,1845年10月8日,巴黎。

op. 63

"我新创作了三首《玛祖卡舞曲》,我相信它们没有过去的那些缺陷……,不过正确的评价需要时间。一个人在工作时一切似乎都好了,否则什么也写不成。只有事后才会反省,并拒绝或接受。时间是最好的审查官,耐心则是最好的导师。" 肖邦给华沙家人的信,1846年10月11日,诺昂。

op. 6-63

"肖邦创作手法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节奏的自由处理。但是这一特点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多年来我都未曾注意到。 1845年或是 1846年的一天,我当着他的面说出了我的意见。我说他弹奏的《玛祖卡舞曲》中大部分节奏似乎都不写成 3 /4 拍而是 4 /4 拍,因为他延长了小节中第一拍的时值。肖邦对此说法极力反对。最后我请他弹一首《玛祖卡舞曲》,我大声地 打出 4 /4 拍子,所有的节拍都合得丝毫不差。他笑了起来,解释说这一独特性源于这种舞蹈的民族特点。听肖邦弹奏真是不 同寻常,因为你感觉到 3 /4 拍的节奏,同时又听到双拍子。很显然并不是每一首玛祖卡舞曲都是这样,但有许多是具有这一特 点的。我后来明白了我的意见是多么不明智。肖邦对此以这样和善的态度回答,对我真是很友好。在另一场合下梅耶贝尔说 出同样的看法时(或许他的目的与我不尽相同)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就我所知,肖邦为此事一直没有原谅梅耶贝尔。" 《查尔斯·哈莱爵上的生平与通信》,夏尔·哈莱著,1896年,伦敦。

"李斯特对我说,每个大钢琴家都会受到每一首《玛祖卡舞曲》的约束。'李斯特从来都不会错。'肖邦回答说。'你以为我弹《玛祖卡舞曲》时很舒心吗?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每年一度的音乐会上,当我和听众分享那种气氛时才会偶尔有几次舒心的感觉。我弹的《玛祖卡舞曲》只能在那个场合去听,一年一次。其余时候纯粹是苦差。'"

威廉•冯•伦茨《当代伟大的钢琴艺术家》。

"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改编的声乐曲很受欢迎。每天晚上大家都要求演唱这些曲子和《理发师》,在我演唱的所有音乐会上也是如此。"

波利娜・比亚多特给乔治・桑的信,1847年3-4月,巴黎。

"昨天在科文特花园剧院的演唱会上,波利娜·比亚多特演唱了我的《玛祖卡舞曲》,并应听众要求返场加演。比起在巴黎时,她的心情有所不同,我未加要求她就主动演唱了我的作品。"

"昨天我在法尔茅斯勋爵家中举行了第二场日场音乐会。比亚多特演唱了我的《玛祖卡舞曲》及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那真是个美好的时刻,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甚至 100 几尼(金币)的收入。"

肖邦给巴黎的沃伊切赫·格日马拉的信,1848年5月13日及7月8-17日,伦敦。

about the Mazurkas ...

Op. 6, 7 [?]

"I am not sending the mazurkas [...], because I have not copied them out yet; not for dancing."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his family in Warsaw, Vienna 22 December 1830.

Op. 6, 7

"Your Nocturnes and Mazurkas were reissued in Leipzig, and were sold out here in a few days."

From a letter by Mikołaj Chopin to F. Chopin, Warsaw 13 April 1833.

Op. 7 No. 1

"Your Mazurka [...] is enjoying enormous success here [...] it was played at the Zamoyski ball throughout the entire evening [...] they were greatly pleased to dance to it.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is profanity considering it is a Mazurka intended more for listening. [...] My dear, write and tell me whether you meant it for dancing [...]"

From a letter by Ludwika Jędrzejewiczowa to F. Chopin in Paris, Warsaw 9 February 1835.

"[At the concert given in Glasgow on 27 September 1848 Chopin] was encored for his well-known Mazurka in Bb, which he repeated with quite different nuances from those of the first."

Reminiscence of Julius Seligmann, present at the Chopin concert, in: J. C. Hadden, Chopin, London 1903.

Op. 7 No. 2

"I learnt about many general issues concerning piano playing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Liszt on Mazurkas in Bb major and in A minor from Op. 7 by Chopin. [...] He treated them very seriously, especially the at first glance easy bass in maggiore in the Mazurka in A minor. What a lot of work he took upon himself for my sake. "Only an ass could think that this is easy, but you can tell a virtuoso in those ties. Play it this way to Chopin, and he will certainly notice and be pleased. Those foolish French editions spoil everything, the slurs in the bass must be placed thus. If you play to him in this fashion, he will give you a lesson."

Wilhelm von Lenz, Die grossen Pianoforte-Virtuosen unsere Zeit, Berlin 1872.

Op. 17 No. 4

"We named the Mazurka 'A Sad Face' [das Trauergesicht]. Chopin was pleased with this description."

Wilhelm von Lenz, Uebersichtliche Beurtheilung der Pianoforte-Kompositionen von Chopin [...], "Neue Berliner Musikzeitung" 11 September 1872.

Op. 33

"Now [...] send me [...] your copy of the last Mazurkas (if you have one, because I do not know whether my good manners have reached such a degree as not to forget about it)."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Julian Fontana in Paris, Nohant 8 August 1839.

Op. 33 No. 2

"During one of my lessons with Chopin Meyerbeer made his appearance. [...] I was just playing the Mazurka in C major. Meyerbeer sat down and Chopin told me to continue.

'This is in 2/4 time,' Meyerbeer said.

Chopin contradicted him, told me to start again, and kept time by loudly tapping a pencil against the piano top [...]. '2/4' Meyerbeer repeated calmly.

This was the only occasion when I saw Chopin lose his temper. [...]

'It is in 3/4,' he raised his voice, although it was his custom to speak softly.

'Lend me [this theme] for the ballet in my opera (the "Africaine", written in secret),' continued Meyerbeer 'and I shall prove it to you.

'It is in 3/4,' reiterated Chopin almost shouting, and played himself. He performed the Mazurka several times, counting loudly and keeping time with his foot: he lost all control!

To no avail. Meyerbeer insisted on 2/4. They parted in an irritated mood. [...] Chopin disappeared in his study without bidding me goodbye. The whole situation lasted barely several minutes. [...] Nonetheless, it was Chopin who was righ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third value is swallowed in the above theme, it does not cease existing."

Wilhelm von Lenz, Die grossen...

"[Princess Marcelina Czartoryska] succumbed [...] to my requests and played several mazurkas, among others the known Mazurka in D major. I was struck by the way in which this aged pianist interpreted the main theme. At the beginning she played in a vulgar, coarse manner, without any subtler shading. Only when the theme re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composition did she execute it with a soft, caressing touch, in a thoroughly delicate and sophisticated manner.

I asked her why she treated the main theme of the composition in such a divergent fashion. She replied that she was taught this approach by Chopin who wished to depic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avern and the salon.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told her to interpret the same melody so differently; at the beginning it is supposed to illustrate the vulgar atmosphere of a tavern, and at the end — the elegance of salons ..."

Aleksander Michałowski, Jak grał Fryderyk Szopen, in: Szopen, coll. monographic work, "Muzyka" 1932.

Op. 33 No. 4

"Although it does not have the title, [this Mazurka] is a Ballade. Chopin himself taught it as a Ballade and stressed the narrative tone of this extremely expanded composition, with a charming Trio in B major. At the very end the bell tolls [...] and the phantom suddenly disappears in the last chord. These are Chopin's words."

Wilhelm von Lenz, Uebersichtliche...

Op. 41

"You know that I have four new mazurkas: one, in E minor, from Palma, three written here, in B major, Ab major, and C# minor; they seem nice to me, as the youngest children always do to parents growing old."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Julian Fontana in Paris, Nohant 8 August 1839.

Op. 41 No. 2

"The Mazurka in B major — the composer declared — begins with a choir of guitars and its execution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owing to the dancing groups twisting in various directions and mutually intertwining [...]. The Mazurka proper starts in the fifth bar. This is what Chopin taught us."

Wilhelm von Lenz, Uebersichtliche...

Dbop. 42B

"[...] I was most astonished by the news that the Mazurka from la France musicale was sold to Mr. Schott without my knowledge. [...] If Messrs. Escudiers [publishers of the periodical 'La France Musicale'] were so tactless as to decide about my work without sending me even a single word, then it is obvious that you cannot suffer any loss and that I am obliged to return your dues or present another unpublished Mazurka. At any rate, please remain unperturbed. In eight days I shall send you more news. Your devoted

Chopin"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the publisher Pietro Mechetti in Vienna, Nohant 28 October 1841.

Op. 59

"You mentioned Mr. Stern. I could soon send him a notebook with three Mazurkas [...] However, I have to notify Mr. Härtel [...]; will the price of 600 franks [...] not appear too exorbitant to Mr. Stern?"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Auguste Léo in Paris, Nohant 8 July 1845.

"I have written three new Mazurkas that will probably be issued in Berlin; Stern, one of my acquaintances, a good fellow, and a learned musician, whose father is starting a music shop, is asking for them."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his family in Warsaw, Nohant 18-20 July 1845.

"Dear friend, you permitted me to send manuscripts to Mr. Stern via Franchomme [...] as well as a brief letter with an enclosed page for F. Mendelssohn. I changed my mind about the planned dedication."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Auguste Léo in Paris, Nohant 9 October 1845.

"My new Mazurkas have been issued in Berlin by Stern [...]. They are not dedicated to anyone."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his family in Warsaw, Paris 12 December 1845.

"My dear Chopin!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ertain request. As my old frien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write several bars of music, adding a note at the bottom that you composed them for my wife (Cecile M. B.), and send them to me? [...] I trust that you will grant me this kindness, and forgive me that in this manner I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truders who disturb your peace. Your always deeply devoted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From a letter by F. Mendelssohn-Bartholdy to F. Chopin in Paris, Berlin 3 November 1844

"My dear,

With a bit of good will please imagine that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immediately after receiving the post which brought such favourable news from you. Since my sentiment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is delay — please accept these words as if they had arrived on time. If the enclosed sheet of paper is not too crumpled, and an opportune occasion is at han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present it to Mrs. Mendelssohn. Let me remind you that even if you do possess friends and admirers worthier and closer to you, none is more sincere than I. Always whole—heartedly devoted

Chopin"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F. Mendelssohn-Bartholdy in Berlin, Paris 8 October 1845.

Op. 63

"I have three new mazurkas; I believe that they do not contain the old holes [...], but a correct judgement requires time. As long as one works, everything seems to go well; otherwise nothing would get written. Only later does one reflect, and either rejects or accepts. Time is the best censor and patience — the best teacher."

From a letter by F. Chopin to his family in Warsaw, Nohant 11 October 1846.

Op. 6-63

"A peculiar feature of Chopin's execution was the liberty with which he treated rhythm. This freedom, however, seemed so natural that for years it did not attract my attention.

One day in 1845 or 1846 I took the liberty of expressing in his presence the opin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Mazurkas played by him appeared to be written not in 3/4 time but in 4/4 because he prolonged the first value of the bar. Chopin opposed energetically. Finally, I asked him to play a Mazurka while I counted aloud in 4/4 time — everything matched excellently. Laughing, he explained that this peculiarity comes from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dance. It was an unusual experience to listen to Chopin playing because one had the impression of a rhythm in 3/4 time, at the same time hearing a duple rhythm. Obviously, this was not a feature of every Mazurka, but pertained to many. I later understood that I was not very sensible to risk this comment, and how kindly Chopin must have been disposed towards me, if he treated it with such a good humour. The same remark made upon another occasion by Meyerbeer (perhaps for a more perfidious purpose) became the object of a serious argument; as far as I know, Chopin never forgave Meyerbeer."

C. E. & M. Hallé,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Charles Hallé, London 1896, quoted in: J. J. Eigeldinger, Chopin vu par ses élèves, Neuchâtel 1988.

"Liszt told me that a different major pianist should be 'harnessed' to each of the Mazurkas. 'Liszt is always correct', Chopin replied. 'Do you think that I am pleased with myself when I play the Mazurkas? Not in the least. Perhaps this happened to me only few times when I shared the mood of the audience at the concerts which I give annually. My performances should be heard exclusively upon those occasions, once a year; the rest is sheer toil'."

Wilhelm von Lenz, Die grossen...

"His Mazurkas arranged for singing became favourites of the public. They are demanded at all evenings with The Barber and all the concerts at which I perform."

From a letter by Pauline Viardot to George Sand in Paris, Paris March/April 1847.

"At the Covent Garden concert held yesterday Pauline Viardot sang my Mazurkas and was asked for an encore [...] She was in a different mood than in Paris and performed my works without a request on my part."

"Yesterday [...] I gave a second matinée at Lord Falmouth's home. Among other works Viardot sang my Mazurkas. It was a beautiful occasion but I am not certain whether I made even 100 guineas."

From letters by F. Chopin to Wojciech Grzymała in Paris, London 13 May and 8-17 July 1848.